

許

學

考

(二)

許學考卷九

江州黎經誥覺人編

說文重文攷六卷 有刻本罕見

清楊大埭輯大埭字雅輪江蘇江甯人胡培翬弟子爲補儀禮正義十二卷 朱珔序曰說文之有重文也所以

別古文籀篆之異體蓋許書本主小篆而隸以古文籀文閒有先標古籀後言篆作某者大抵居部首如上部先二與臣部言部呂部之類因其屬不从小篆而从古籀故出變例案之从采𡗗之从𡗗𡗗之从𡗗承部首者亦如之餘或不盡合近人段若膺大令見木部𣎵引隨山𣎵木先壁

中古文而後及小篆之槩謂其尊經竊疑未必然說文引經異者不可勝數屢列諸重文何不並尊按籀文多繁重小篆經李斯省改而今之興古文爲異篆文轉爲異恐中閒不免傳寫之誤矣外此又有數端其云或从某者篆文正體外之別體也其云古文某亦古文某或兩字俱古文某者古文亦不一體也其云奇字某者叙所稱卽古文而異者也玆兼收夏書之蠙觶兼收禮經之觚返兼收春秋傳之飯冑兼收司馬法之輦義兼收墨翟書之伎蒔與也兼收秦刻石之汶弋鬲兼收漢令之曆旣已網羅古今靡弗賅貫復存司馬相如楊雄杜林譚長等說諸異字乃所

謂博采通儒至於小大信而有證若夫俗从某者則舉鄉
壁虛造不可知之書刊而正之如說解云亡新以疊从三
日太盛改从三田更顯斥其陋不臚爲篆由斯以觀重文
之所繫顧不重哉當代崇小學故說文一書往往探討著
述日益夥內新附字之淆亂爲吳門鈕子非石所糾知都
在說文中而重文未之及金陵楊正輪茂才以其暇綴而
輯焉使學者便於尋覽其好古之意甚摯據許君後序自
言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覈徐鼎臣本所載字數多百一
十六楚金本則一部中字無籀文之𠂔艸部憲字無从煖
之𦏧張次立始依大徐補之兩本錯互雖足驗後人增益

非皆原次然規範固猶在此亦用大徐本取其備也茂才
又將看鐘鼎泉幣奇字以輔翼說文尙未卒業而先示茲
考余聊爲推論梗概作弁言不知合否還質之茂才

說文重文攷一卷

見杭州志藝文 未見傳本

清揚文杰箸文杰字粉園浙江仁和人同治優貢光緒間
舉孝廉方正治五經章句漢宋箋傳疏義闡誦而默識之
兼通解訓故音韻字形偏旁之學並有說文闕文攷一卷
逸文攷一卷亦見杭志

說文古籀疏證六卷

吳縣潘氏刻本

清莊述祖箸述祖字葆琛江蘇武進人乾隆進士選山東

昌樂知縣甲寅授曹州府桃源同知未幾請終養歸潛心
著書世父存與博通六藝於聖人微言粵義能深探而擴
言之先生淵源有自克承家學益求精密五經悉有撰述
旁及逸周書尚書大傳史記白虎通於譌舛佚脫咸有補
正李申耆爲先生作傳論曰高薄穹顥微入飄忽悉成典
要讀其書者遂若接古人於一室可與酬酢晤言而凡猥
之識鄙悖之想不自知其泯焉盡也所著書三十餘種曰
珍藝宦遺書 述祖自序曰皇帝造甲子以通八卦之氣
而文字興文字之於六書猶月之於日也溯有文字以來
自童子束髮就傳以至耄老無一日可離而其於道也若

遠若近忽明忽昧亦猶晦朔弦望之隨日消息終身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故執文字而卽以爲道不知道者也習文字而終身不知道不知文字者也由文字以求甲子由甲子以求八卦知歸藏納甲之義與周易相輔而行八卦非文字而八卦之名有不能不假文字以明之者余嘗致商周彝器文如震兌巽艮其字皆取象於月是殷人歸藏之卦亦流傳於吉金銘勒推而廣之一名一物一動一植有文字者悉寓至道於其中非兵燹所能侵蝕決可知也 聖世化成人文大啓承學之士無不吟誦編摩發前人所未發不及今舉小篆偏旁條例一爲變通使倉籀遺

文竟同弁髦之敝誠有難已於言者說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有轉寫之訛無虛造之妄惟分析偏旁以篆文爲主古籀从之或有古籀爲部首者亦必篆文所从之字蓋古文自嬴秦滅學之後久絕師傳當時初除挾書之律閭里書師各以意指授皆小篆也相傳孔子壁中書臧於祕府謂之中古文能讀者尠尙書家言今文者皆自伏生伏生爲秦博士不得私習古文至老而求得壁臧書諒亦以意屬讀而已張懷瓘云漢文帝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尙書是伏生亦以今文讀古文與孔安國同王莽使甄豐改定古文豐不能明往往雜以小篆今所傳刀布是也又

秦八體之大篆卽秦篆之繁者其省者謂之小篆在漢時皆以秦大篆爲籀文謂之史書尉律云諷籀文九千字乃得爲吏漢藝文志有史籀十五篇秦時先代之書掃地盡矣安得籀文獨完且首列於八體此理所必無特秦大篆間有從古籀增損者耳古籀旣亡建武時大篆亦殘缺故舍小篆無可徵信至始一終亥乃文字之所由起其據形聯系不以甲乙但據偏旁亦有不得已而然者顧或謂說文之五百四十部如易之六十四卦不可略有增損其然豈其然乎鵬冠子云倉頡作法書从甲子今卽許氏偏旁條例正以古籀自甲至亥分爲二十二部條理件繫觸類

引申至蹟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冀以通古今之變窮
天工之奧辨萬類之情成一家之學桑榆景迫二豎相侵
不能卒業姑就舊稿中擇其稍可自信者箸於篇思慮昏
眊繁穰無裁俟後之君子匡其非竟其緒焉 潘祖蔭序
日武進莊珍藝先生箸說文古籀疏證原名古文甲乙篇
先生之意以爲書契肇於軒轅而大撓所作甲子與誦頡
同時是幹支實爲文字之祖許叔重生炎漢之季其時古
文燔滅殆盡而郡國所得鼎彝尤罕故五百四十部不得
不仍用小篆建首而以甲乙等二十二部歸於篇終則明
乎其爲正名百物之本也先生嘗言連山亡尙有夏小正

歸藏亡尚有始一終亥之說文略可稽求義類蓋以歸藏爲黃帝易也自漢以來古器日出縱眞贋不無雜糅要爲許氏所未及見者實難枚數先生於是蹈閒覃思就許書偏旁條例以幹支別爲敍次先古文而後小篆一一探其原本惜屬草未竟而歿子稚蕓先生續纂之亦未成僅刊其目及義例數則於叢書中庚申亂後原稿流轉至粵東爲張振軒宮保收得以歸莊氏甲申春余奉諱里居假錄副本凡四冊不分卷不標目部首屬字顛倒陵雜取原目檢校之約存十之四叢殘賸稿未易卒讀爰屬元和管明經禮耕理董之分爲六卷就所存者重爲編目并附原目

條例於後付諸梓人雖非全璧而先生復古之銳意可藉以略窺焉

說文古籀攷

卷

見籀經堂集何秋濤附識 未刊

清陳慶鏞箸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福建晉江人道光進士官至御史研精漢學而服膺宋儒嘗謂漢宋之學其要皆主於明經致用其歸皆務於希聖希賢他人見爲二吾直見爲一也所箸述甚富未梓者並有三家詩攷穀梁通釋諸書已梓者齊侯罍銘通釋籀經堂集今所傳鐘鼎攷釋題跋卽集中之弟六卷爲好古者錄出單行也

說文古籀補十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 自刻本

清吳大澂撰大澂字清卿號憲齋江蘇吳縣人同治進士官至湖南巡撫工篆書古籀文並篆字說憲齋集古錄恆軒吉金錄古玉圖考權衡度量考等書 大澂自序曰古籀之亡不亡于秦而亡于七國爲其變亂古法各自立異使後人不能盡識也幸而有三代彝器猶存十一于千百攷許氏說文解字記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又云其僞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不言博采鼎彝

所未見闕而不錄所謂稽誤其說信而有證矣竊謂許氏以壁中書爲古文疑皆周末七國時所作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非復孔子六經之舊簡雖存篆籀之跡實多譌僞之形自宋以來鐘鼎彝器之文始見于著錄然呂薛之書傳寫覆刻多失本眞我朝乾隆以後士大夫詁經之學兼及鐘鼎彝器款識攷文辨俗引義博聞阮吳所錄許徐所釋多本經說有裨來學百餘年來古金文字日出不窮援甲證乙眞贗釐然審擇既精推闡益廣穿鑿傳會之蔽日久自彰見多自塙有許書所引之古籀不類周禮六書者有古器習見之形體不載於說文者撮其大略可以類推

如許書示古文作𠄎玉古文作𠄎中古文作𠄎籀文作𠄎
古古文作𠄎言旁字古文皆作𠄎革古文作𠄎及古文作
𠄎𠄎籀段古文作𠄎畫古文作𠄎𠄎目古文作𠄎敢籀文
作𠄎古文作𠄎𠄎古文作𠄎乃古文作𠄎籀文作𠄎丹古
文作𠄎青古文作𠄎韋古文作𠄎藥古文作𠄎从几之類以
古器銘文偏旁證之多不相類其爲周末文字可知古器
習見之字卽成周通用之文如王在之十若日之𠄎對揚
之𠄎皇考之𠄎召伯之𠄎邾子之𠄎鄭伯之𠄎賈以及隳
𠄎𠄎𠄎𠄎等器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作𠄎壬作工丑作𠄎寅作𠄎皆許氏古文所無故全書屢

引秦刻石而不引某鐘某鼎之文又按說文巽引給也不
曰古文以爲擇字乍止也一曰亡也不曰古文以爲作字
各異辭也不曰古文以爲格字令發號也命使也不曰古
文令命爲一字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不曰古文以爲不
字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象古文酉之形不曰古文
以爲酒字對膺無方也對下云對或从士漢文帝以爲責
對而爲言多非誠對去其口从士也今所見古器文多
作對無从口者自非漢時所改然則郡國所出鼎彝許氏
實未之見而魯恭王所得壁經又皆戰國時詭更變亂之
字至以文考文王文人讀爲寧考寧王寧人宜許氏之不

言部
獲見古籀真跡也大澂篤耆古文童而習之積三十年搜羅不倦豐岐京洛之野足跡所經地不愛寶又獲交當代博物君子擴我見聞相與折衷以求其是師友所遺拓墨片紙珍若球圖研精究微辨及癡肘爰取古彝器文擇其顯而易明視而可識者得三千五百餘字彙錄成編參以古訓附以己意名曰說文古籀補蓋是編所集多許氏所未收有可以正俗書之謬誤者間有一二與許書重複之字並存之以資考證不分古文籀文闕其所不知也某字必詳某器不敢嚮壁虛造也辨釋未當概不羈入昭其信也索解不獲者存其字不繹其義不敢以巧說衰辭使天